#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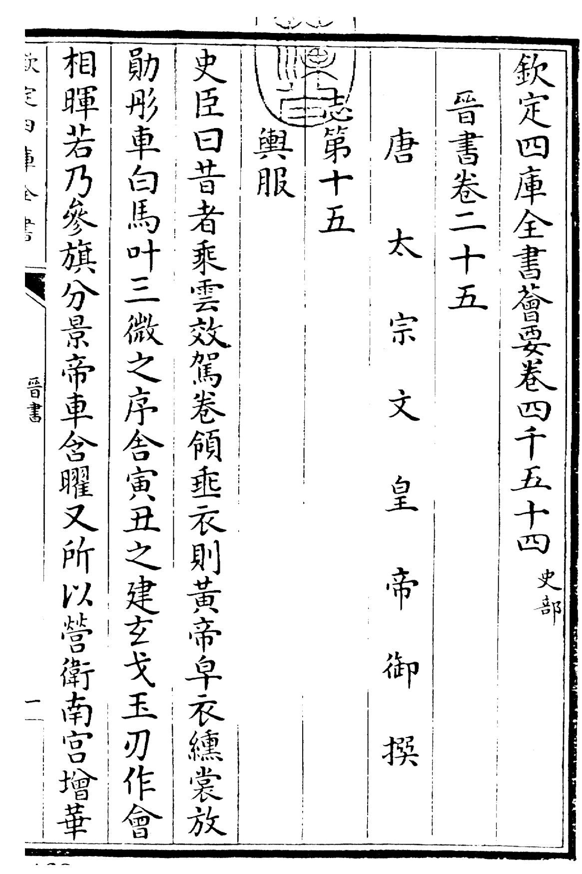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十四　史部

晉書卷二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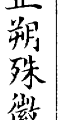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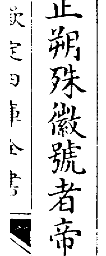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黄帝阜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宫增華

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各有品章
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韍珮衡載
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
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
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
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韍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
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

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烏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賔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

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彯鷸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六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


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至於成帝以幸姫趙飛鷰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彏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旗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璣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僨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

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黄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玉金象草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櫖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櫖文畫轅及轓青蓋黄爲裏謂之黄屋金華施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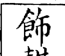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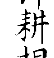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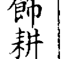
朱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鶡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鶡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黼繡上爲亞字繫大蛙蟆幡輒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名草者漆草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軔委地畫日

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賔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藩國王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黄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金叜而方釳金叜謂以金叜爲文釳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馬膺前在如索帬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

鉤膺玉瓌鉤膺卽緐纓也瓌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爲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鸞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黄立車黄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

各如車色立車則正竪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騣尾左右騑驂金鋄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吴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綏旌也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

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殷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犖按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獮車駕四馬天子校獮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獮車也古天子獮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獮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幢置弩箙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

一里則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兎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皁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皆駕牛陽遂四望繐牕皁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黄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

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次正二人引

次洛陽令皁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隷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别駕從事居
右並駕一
次司隷校尉駕三戟吏八人
次司隷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隷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
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
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
並駕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賊倉戸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

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

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

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

在内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
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
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
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督二人分領左

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黄門麾騎中道

次黄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伏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次九尺楯

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

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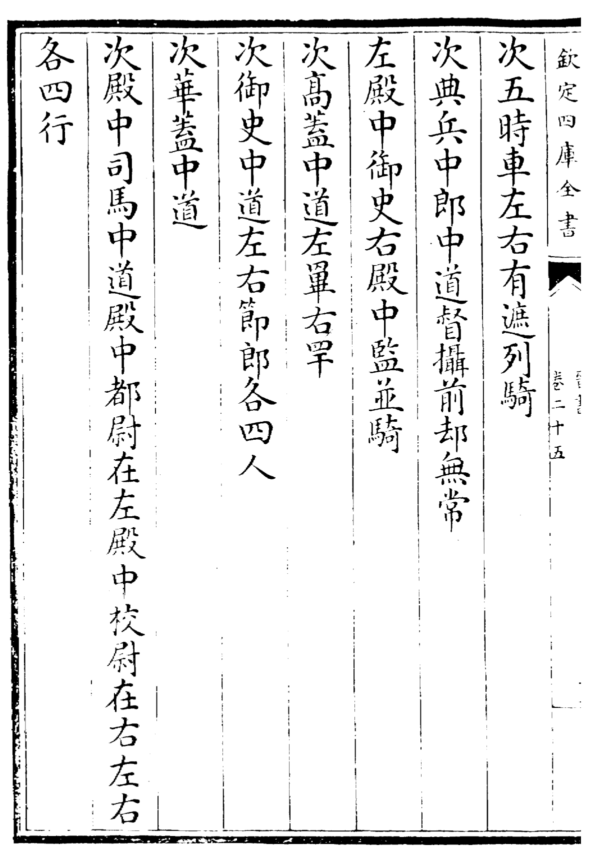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

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次髙蓋中道左單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
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内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

中校尉一行

次㯃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叅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

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

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

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

行

金根車建青旗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黄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黄在中白黒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黄立車　次黄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竪旗安車邪拖之

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

次御軺車　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　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

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

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
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駕
次豹尾車駕一
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
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流蘇馬六十匹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各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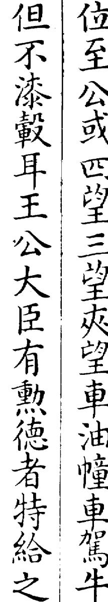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
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
扇羽林郎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
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
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

射聲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㣲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

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靴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㨨文畫轓文輈黄金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

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
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車駕駟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
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



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
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勲德者特給之

通幰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

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皁輪犢車各

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

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

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

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細皁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

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劒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别有小使車赤轂皁蓋追捕考校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晉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

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
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
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
雲檳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瑤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
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檳畫輈黃金塗五采駕三非
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
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

副又金薄石山軿紫絳罽軿車皆駕三騩馬爲副女旄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輜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輧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

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
蠶乘皁交路安車駕三
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
世婦命婦助蠶乘皁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
之安車皆右騑皁交路皁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
車止乘漆布輜軿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皁交路封縣鄉君油

軿車駕兩馬右騑

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

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

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

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黄金塗

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輅車

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

而已同用黑是為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

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宫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爲名自晉過江禮儀疎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宫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爲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參乘侍中妻陪乘丹陽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

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佩白玉

垂珠黄大旒綬黄赤縹紺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爲韍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顔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黄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

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琁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竪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

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遊冠傳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横於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緌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

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剌上而方下

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為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

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内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齊人見

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
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閎儒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
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将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
侍則加金鐺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
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為胡服以金貂飾首秦
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説者以為金取剛
强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内勁悍而外柔
縟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

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為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温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黄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制似通天頂直竪不斜却無山述展筩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

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

春秋左氏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為之間如版以竹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為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

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高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天子八佾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黄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

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出

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衛氏冠前圓吳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讐冠也

鶡冠加雙鶡尾豎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鷄而微黑性果勇其鬭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黄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謂之合為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

璂璂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邸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也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翿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

令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别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乗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貙服緗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帢按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

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别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為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為慶吊服

巾以葛為之形如帢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黄為巾世謂黄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纓為帽自

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宫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矣時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劒其後惟朝帶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劒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没胡傳國璽没於劉聰後又没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草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

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為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為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摽摽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

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宫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廵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祕書監秦静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随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令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

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

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襮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劒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劒舄又有三梁進賢冠

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袜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幘單衣玄服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襮皁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

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
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揺俗謂之珠松是也簪
珥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熊
獸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
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元康六年詔曰魏
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
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於寘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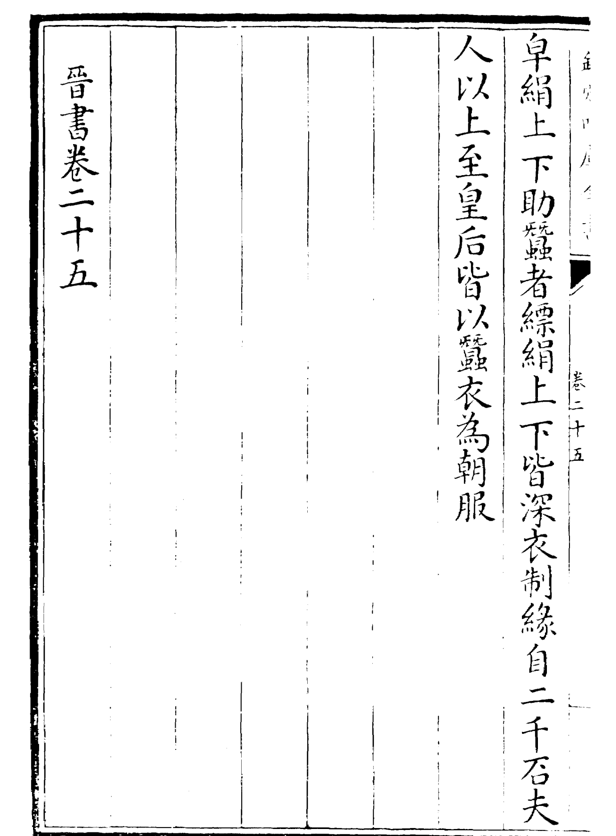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瓄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為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鏌蔽髻黒玳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助蠶之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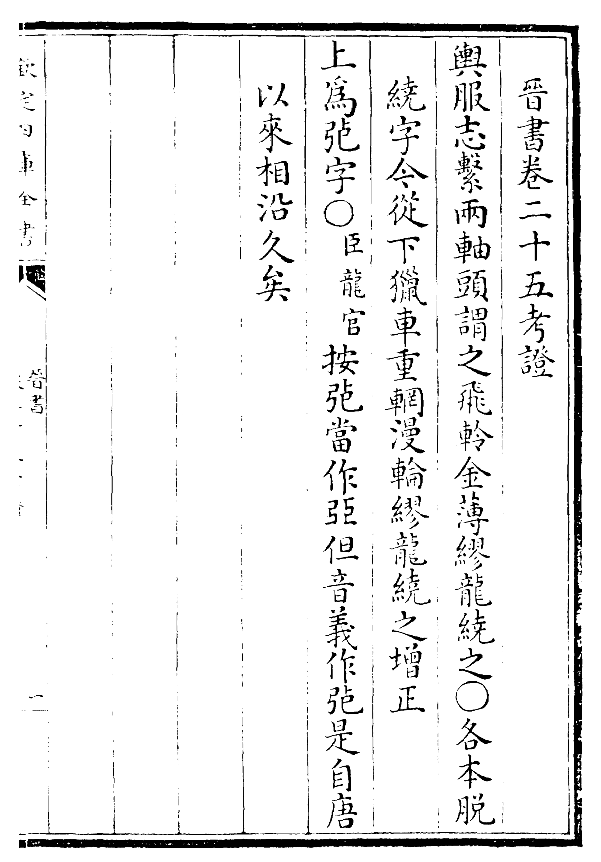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簪珥入廟佐祭者





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晉書卷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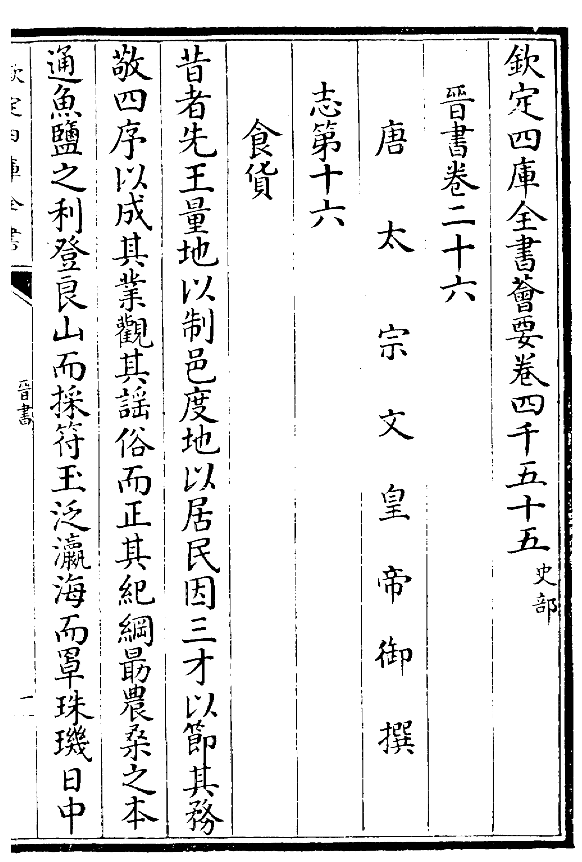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輿服志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各本脫繞字今從下獵車重輞漫輪繆龍繞之增正

上為弡字○臣龍官按弡當作弫但音義作弡是自唐以來相沿久矣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十五 史部

晉書卷二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

為市總天下之隷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於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畾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民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𢧐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强鴟夷善發

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鳫以耕稼名夏鳫以耘耡秋鳫所以收斂冬鳫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廥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蒱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

十一而税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䘏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宫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宫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宫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為沼使男女裸體相

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刋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綱

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寛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税一民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横徭歳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廪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於時東方既明百官詰闗戚里侯家自相馳鶩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

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迨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

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黄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刼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毁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宫皆步初

出營𣝣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畧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於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於是乃募良

民毛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黄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於時天下未幷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禍而沴氣應之也於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
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宫籞百僚編於
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闗東遇水民無産業而興師
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
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
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濵海岸
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
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

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

十麰之麪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石勒勇鋭挻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

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令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隷校尉

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黄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顔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

一二年中編戸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潦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

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
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耬犁及不知用水人
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溉
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
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
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
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舃鹵之地三千餘頃國
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

其積聚㨶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

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横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糓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糓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羸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寳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耤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内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

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

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禄勲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

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

盡得水産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収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産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

動可駕用皆令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戸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戸口以驗令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

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
宜壞陂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
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
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
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
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
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
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

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

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
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
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
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
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
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
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
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

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藳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

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宂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宂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

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

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黄門侍郎虞㮨桓彛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

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

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濵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

畝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於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

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

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

帝本以林言為是得睴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

蟆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栖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

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晋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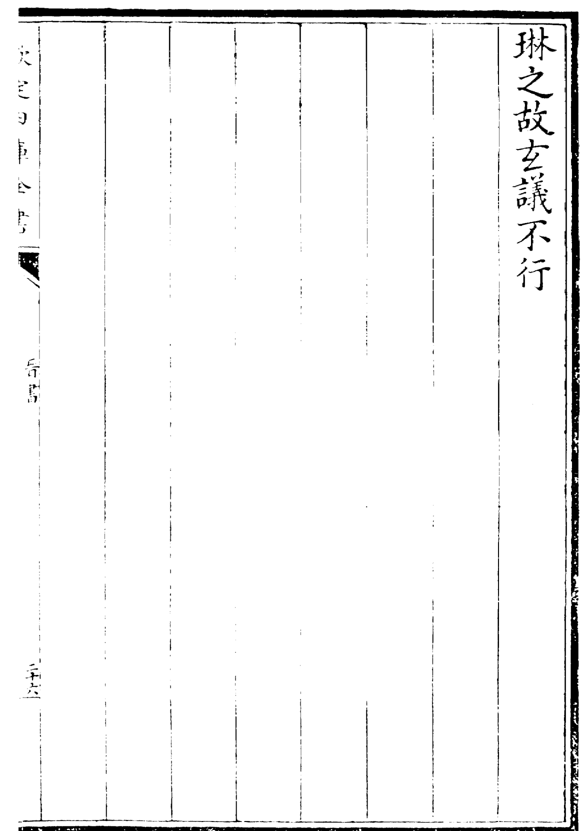
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輸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

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肆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

為獘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獘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

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獘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

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



琳之故玄議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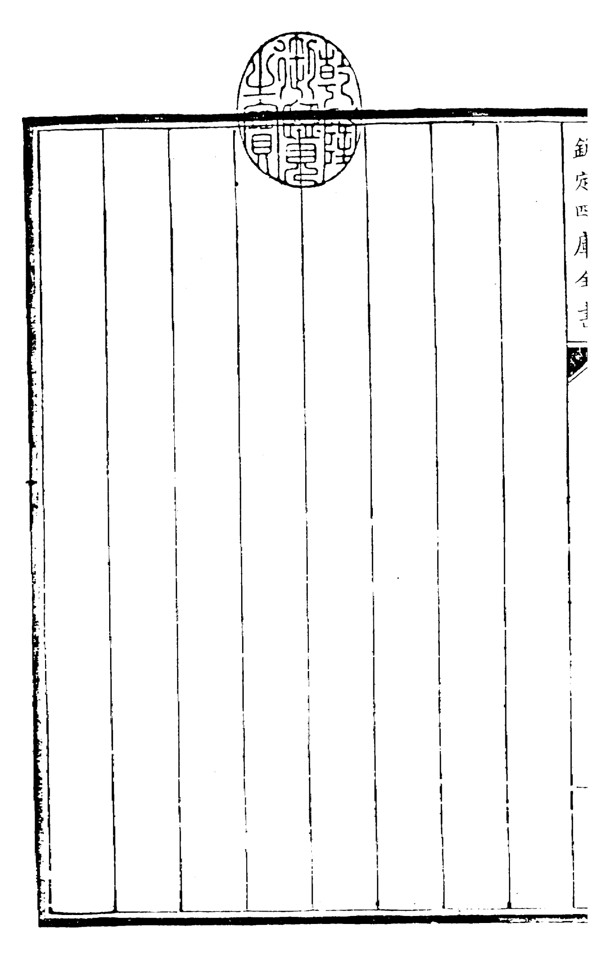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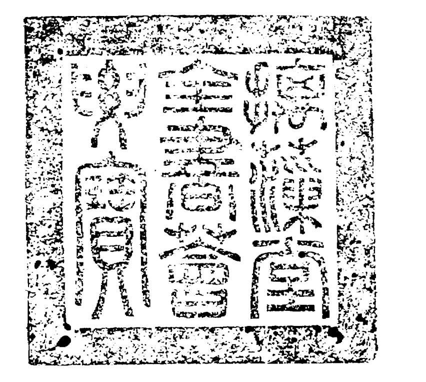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二行世祖武皇帝刋本皇訛黄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大司農刋本脫司字右少府刋本訛作右少司府據毛本增刪

第十七頁前七行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刋本蚤訛蚤據張衡東京賦改

卷二十六第一頁後四行民之所求者學也刋本民訛明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望